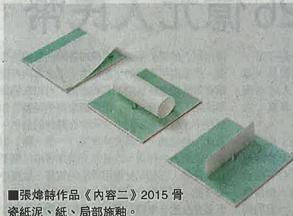


後Art School時代 藝之迴響綿綿不絕

作為藝術外人，我們難免會好奇，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們，究竟會從事哪些創作？他們在什麼樣的機緣巧合下決心推開藝術殿堂之門？又帶着怎樣的心情去打造一件又一件的藝術品？香港藝術學院日前在典亞藝博2015舉辦的「藝>>迴響」主題展，讓我們有機會透過各屆校友不同媒介的最新作品，一窺本地藝術工作們的創作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倩 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學院提供



■潘煥詩作品《內容2》2015 骨
瓷紙泥、紙、局部施釉。



■張偉榮《洞》2014 收藏級暗室美術紙本



■香建峰作品《凝視》2014 塑膠彩、麻布

時至今日，學藝術在部分家長心目中仍屬於不切實際的零度運動。但不可否認的是，正統的藝術訓練可以幫助個人建立起獨特的視覺語言及創作風格，在研習與思考的過程中，Art School的學生們得以掌握用不同藝術媒介來對自己對大千世界所想的方式方法。為了讓畢業學生能夠更好地在藝術道路上逐漸成長，乃至以夢為生，自2006年創辦以來，香港藝術學院一直在塑造及改變本地藝術生態方面擔負重要角色。不斷致力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氛圍，令他們可以在浩瀚藝術領域中自由翱翔；更努力為對懷抱藝術熱忱的青年人建立展示自己的平台。今年香港藝術學院再推出為典亞藝博的教育夥伴，於會展中心展示學院藝術文學士、碩士及校友多年來的藝術研習成果，以期推動一波又一波的藝術迴響。

明月非凡平視天空

在今次展覽中有一幅既科幻又神秘攝影作品格外捉人眼球，畫面上半部呈現了一個「黑盒」空間，「黑盒」中央一輪滿月清冷地豎於中央，細看之下地面粗糙的紋理上飄落了幾朵紫紅色的嫩花瓣，強烈的視覺反差使觀者過目難忘。然而，透過作着張偉榮的解說，記者才了解到明月非凡，「黑盒」竟是由戶外所攝，即將三十歲的張偉榮2010年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攝影專業，經過在校三年對攝影不同的可能性的摸索，成為了一名專業攝影師。同時兼攝影講師，前幾年，張偉榮喜於專研牆面上的光影的變換，聚焦於紀錄攝影，而近期則更集中探討城市空間的相關命題。在他眼中，城市由縱橫交錯的幾何形狀組成，它們整齊有序，不斷成長為一幅幅規限我們的高牆，就像社會不規範限制，給城市人帶來非人性化的壓迫感受。

什麼是城市？城市邊緣在哪裡？如何用攝影捕捉城市

邊緣等疑問一個一個躍入張偉榮的是維納，令他想要鑽入洞內，或打開一片新的天空，總之找條出路，逃離地球。2014年末，張偉榮終於發現了能夠連結自由世界的「洞」——一面高逾一米的平面鏡。45度側置於地面的橢圓形鏡子，在透視作用下會轉化為正面，將它安置在地面上即可反射出天空的影像。攝影光差，當明顯更亮的天空可以清晰地出現在照片中時，地面的環境無異於肉眼中是多麼明亮都會變得陰沉沉沉，反而烘托出城市空間的抑鬱。而帶有雲朵影像的玻璃光滑鏡面則讓人想起，能夠聯想到美好的星球就是象徵而出的洞口！」據張偉榮透露，拍攝這幅室外圖像雲彩無緣便只能打道回府，而時間地點的選擇分外重要。未來他會延續該系列的創作並挑選更多有意義的空間，嘗試在觀眾意義之外尋找新的突破點。

模糊繪畫設計邊界

與張偉榮相對單純的求學經歷不同，香建峰在入讀香港藝術學院前，已是設計公司總監且屢次入選香港設計師協會環球設計大獎。由於要在不同專業進修，從事設計工作近十年的他，決心申請香港藝術學院文學學士學位。打算申請設計公司時，老闆甚至企圖用股份挽留人才，香建峰卻不為所動。因為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咬咬牙為藝術奮力一搏，將來始終會後悔。香建峰憶述，剛剛開始繪畫創作時最令他驚訝同學評價自己的作品設計過重，因此總想用抽象的畫面或強烈的色彩去演繹畫中的設計感。香建峰表示：「純藝術與設計兩者之間關係微妙，異同共存，但在創作程序上差異頗大。設計通常會先構思好畫面結構與概念才落手去實踐，而純藝術則會通過不斷地嘗試來發展自己的理念，繪畫過程中

很多從未想過的東西會自然浮現出來，但長時間受到設計訓練，香建峰初期的繪畫作品無論是構圖分割法、用色、思維都更偏重於設計，腦中預設的畫面和最終繪成作品百分之九十均為相同。」

直到領悟藝術創作需要忠於内心，繪畫與設計的界限在香港的世界裡變得越來越模糊，兩者最終融為一體令創作的天地愈發寬廣。香建峰坦言：

■香建峰喜歡在繪畫過程中捕捉並實現新想法。
趙倩攝

「我不可能擺脫自己的身份，也無法精神分裂地將自己的屬性隱藏起來。即使作品中潛藏設計元素，用色較為敏感，都不會影響作品的好壞。」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香建峰又修讀了香港藝術學院的碩士課程，現為香港藝術學院講師，更開創了自己的一人設計公司，其繪畫作品不但入選2003年香港藝術雙年展，更獲邀參與沙田中銀何文田站公共藝術計劃，作品將在該站長期展出。在回顧藝術世界之餘，香建峰無渝地也無法預料到人類將「首次顛倒」，成為全職油畫藝術家或是一個人設計公司只是不時選擇性地接一些和 Fine Art 相關的案子。他說：「藝術圈的朋友找我設計展覽海報或是做出版設計，大多數是因為了解了我的『雙重身份』。他們認為我能夠明白他們想要說的東西，也能夠用更多純藝術的元素在設計裡，甚至肯花時間像繪畫一樣去實驗。」

中國元素捨我其誰

香建峰今次展出的作品《凝視》希望觀者在凝視作時，穿過畫面中的塵埃，透過自然本來的面貌，發現人類功能價值以外的生物價值，從野生動物的視角出發感受他們面對現代社會的迷茫。只要稍稍用心就會發現，香港峰的繪畫中水盡山冰的造景元素甚少缺席。當記者問及原因時，香建峰分享了一個值得藝術圈深思的小故話：「在香港藝術相關專業的學生大多對西方藝術史的種種如數家珍，卻幾乎沒機會接觸到中國傳統藝術。我中期讀書的時候，一位外國的講師介紹八大山人的作品，但班裡除了國畫出身的同學，其餘人幾乎都沒有國學知識背景。外國老師驚訝之餘，更奇道何為為何為香港學生對於中國藝術形式的了解如此之少。如果我們中國人都遺忘了自己的歷史文化，難道還等外國人來做嗎？」

自此之後，香建峰主動地去研究國畫歷史脈絡與技法，努力用西畫手法、媒材表達中國結構和元素。香建峰的學業，不久前才從香港藝術學院畢業。主修繪畫的她和老師一樣也以動物作為描繪對象，通過記錄的方式觀察城市生活中的各種動物，再以線條、空間、色調、不同物料及攝影，表現動物的精神狀態。鄭詠儀告訴記者，她之所以會對動物議題格外關注是因為家裡



■張煥詩在陶瓷
和各種物料之間
尋找平衡關係哲
學內涵。趙倩攝

養有一隻胖嘟嘟的短腳狗。養寵物後，想起小時候偶爾會稍微作弄小動物感到非常內疚，帶着這樣的心情繪畫，以期能夠撩撥愛畫人的心弦，進一步反思人類城市與動物的關係。

軟雕塑與資平衡實驗

同樣剛畢業的洗慧芝在香港藝術學院主修雕塑，由於想找「距離」和「連結」之間的關係，洗慧芝經常在心底悄悄計算周遭環境、人物與自己的距離，試著用不同的方法和媒介從不同角度發想想法和作品。因為之前創作了一件會變形的軟雕塑，洗慧芝發現自己愛上了這種富彈性的材質，相較於金屬、木質等硬雕塑，為柔軟的布碎賦予重量、意義和存在感，能夠更好地呈現粗獷最偶然的狀態。洗慧芝以她今次展出的作品《無題距離》為例解釋道：「兩塊圓球體由一塊布剪裁出來，中間留有一條岌岌可危的遊隙，營造出明是一個整體但又相拉扯、掙扎的感覺。」洗慧芝強調，未來儘管未必常有機會進行大型創作，但絕對不會讓自己的手指和大腦停下來，非常期待能繼續收穫不同花色、材質、年代的布料，探索自己的軟雕塑實驗。

脆弱的陶瓷如若靜置太久，可能成百上千年都能「永葆青春」，但若是不小心對待，亦可能會一變而萬全變身，支離破碎燃燒消散。陶藝本只是前時裝設計師張煥詩開眼界的愛好，但在香港藝術學院主修陶藝後，張煥詩華麗轉身，2001年獲「香港藝術雙年展」獎，2006年獲邀參加法國Vallauris國際當代陶塑藝術年展，作品更為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所收藏。目前是藝術學院的資深陶藝導師，起初張煥詩的創作多以陶瓷和玻璃為主，努力用簡單的平衡雕塑，非常理性地去找尋物件與物件之間微弱而堅要的支撐點；但慢慢地張煥詩不再滿足於表面的變化，她認為平衡關係的意義隱藏哲學與精神性的內涵，瓷器與其他物料間的關係及保持平衡的力量影響深遠，她的作品往往在意經意便引領觀眾遊走在開闊的張力與和諧的對比之中，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洗慧芝作品《無題距離1》2015 布、
棉花。